

浙江文叢

屠隆集

〔第九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屠隆集

〔第九冊〕

〔明〕屠隆著 汪超宏主編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屠隆集 / (明)屠隆著;汪超宏主編. —杭州:
浙江古籍出版社, 2012.5
(浙江文叢)
ISBN 978-7-80715-884-4

I. ①屠… II. ①屠… ②汪… III. ①中國文學—古
典文學—作品綜合集—明代 IV. ①I214.8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2)第 116413 號

本書為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項目

屠隆集

(全十二冊)

(明)屠隆 著 汪超宏 主編

出版發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
(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編:310006)
網 址 www.zjguji.com
責任編輯 陳小林 趙一生 路 偉 劉 蔚
封面設計 劉 欣
責任校對 余 宏 徐曉玲 胡亦瀟
照 排 浙江時代出版服務有限公司
印 刷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
開 本 710mm×1000mm 1/16
印 張 284.75
字 數 2920 千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書 號 ISBN 978-7-80715-884-4
定 價 1420.00 圓(精裝)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,影響閱讀,請與市場營銷部聯繫調換。



鴻苞卷之二十五

明東海屠隆緯真著
西吳茅元儀公選訂
松陵李嘉言孔彰校

知命篇下

唐時，吳郡漁人張胡子於太湖中釣得巨魚，腹上有丹書字曰：『九登龍門山，三飲太湖水。畢竟不成龍，命負張胡子。』異哉！誰爲此書也〔二〕？

河東人張恩盜發商湯冢，得誌云：『我死後二千年困於恩。』成湯聖人，前知其餘事矣。又，仲尼秘記云：『董仲舒亂吾書。』理或亦有此也。

高流之爲徐州刺史，決滹沱河水繞城，破一古冢，得銘曰：『死後三百年，背底生流泉。賴逢高流之，遷吾上高原。』流之乃爲改葬焉。

隋麻叔謀開睢陽河，土中有堂室，漆燈四壁，彩畫花竹龍鬼之象。中有一棺，啟之，一人容貌如生，肌膚潔白如玉，髮自頭出而覆其面。一石銘其字云：『我是大金仙，死來一千年。數滿一千年，背下有流泉。得逢麻叔謀，葬我在高原。髮長至泥丸，更候一千年，方登兜率天。』叔謀乃遷葬城西隅之地。

左衛將軍王果謫爲雅州刺史。泊舟江中，仰見一巖洞中，有一棺臨空半出，乃緣巖觀之，得銘曰『欲墮不墮逢王果，五百年中重收我』，歎曰：『今日謫雅州，數固爲此人。』乃收窆而去。寇謙之刻石爲記，藏於嵩高山上，人得之以獻唐高宗。記文有『木子當天下，止戈龍。李代代不移宗，中鼎顯真容，基千萬歲。』善解者云：『木子當天下，謂唐氏受命也。止戈龍，天后臨朝也，止戈爲武。李代代不移宗，中宗中興，代宗亦中興也。中鼎顯真容，貞睿聖之徽嗣也。基千萬歲，隆基，玄宗名也。千萬歲，謂曆數久長也。有唐大數，有道之人燭照數記，鑿鑿如是哉！』

衛先生大經學道通微，卒後墓於解梁之野。開元中大水，姜師度奉詔鑿無鹽河以灌鹽田，壞丘墓甚多。至衛先生墓，發地得銘云：『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。』師度見而異之，即命工人遷其河，遠先生之墓數十步。

韓愈有姪名湘，字清夫。遇雲房公，授道既成，歸省其叔。愈令試其道術，湘曰：『解造逡巡酒^二，能開頃刻花。』花上現字二行云：『雲橫秦嶺家何在，雪擁藍關馬不前。』後竟以諫佛骨貶潮陽，路中遇風雪如湘詩所云。

裴度討吳元濟，掘地得一石，上有銘曰：『井底一竿竹，竹色深深綠。雞未肥，酒未熟，障車兒郎且須縮。』無解其意。有一卒上賀曰：『元濟成擒矣。』井底一竿竹，竹色深深綠者，言吳少誠由行間一卒，遂擁十萬兵爲一方帥，喻其榮也。「雞未肥」言無肉也，肥去肉爲己字也。

「酒未熟」，言無水也，酒去水爲酉字也。「障車兒郎且須縮」，障車，兵革之士也，且須退縮，敗也。己酉日，元濟必敗矣。』李愬果以己酉日擒元濟。卒亦不凡人哉，固未可以行伍中忽之也。未來之事，非至人不能先知。所以先知，數先定故也。覽此者，亦可以安命矣。

韋固遇定婚老人。固尚未娶，問之曰：『某婚事遲淹，近議婚潘司馬女，可得成乎？』老人按冥牘曰：『未也，君之婦三歲矣。』曰：『安在？』老人曰：『此店北賣菜家嫗女耳。』固曰：『可見乎？』老人引之見，有眇嫗抱三歲女來，弊陋亦甚。固大怒曰：『殺之可乎？』老人曰：『此人命當食大祿，因子而貴，庸可殺乎？』老人遂隱。固以一小刀，付奴子入菜肆中刺之，誤中眉間而逸。後長，卒爲固婦。固見婦眉間常貼翠鈿子，問之。曰：『幼時爲賊所刺。』固知婚姻定數，豈人力所爲？

釋普聞，唐僖宗第三子。生而吉祥，眉目風骨，清真如畫，性不苟葷。僖宗鍾愛之，然以其無經世意，百計挽之，終不可回。中和元年，天下大亂，僖宗幸蜀，親王宗室皆逃亡。普聞，遂祝髮出家。謁石霜諸，諸曰：『汝乘願力而來，乃生王家。脫身從我，火中蓮也。』聞夜入室，求傳至道。石霜曰：『待按山點頭，即向汝道。』聞因契悟，依止數歲，乃請遍遊名山。石霜曰：『逢乾即止，遇陳便住。』於是，遠遊過昭武，抵大乾，遙望山巔，蔚然深秀。問父老曰：『彼有居者否？』曰：『有一陳嗣者，久隱其中。』因悟師言，即撥草至山。陳嗣一見，乃分坐同住。因乞菜種于嗣，遂入山墾種。後谷口之人往視之，見茆廬一所，行者數人，菜已青矣。蓋耕種菜者

乃山神，行者乃虎也。既而道德播聞，緇徒雲集，遂成巨剎。至人所指示住處，蓋緣法在此也。

白浦民割豬肝，肝中有一紙，大如手，色如新，書云：『煙雲蒼蒼，明年無糧。』次年，黃巢寇起，州郡多荒。

唐莊宗於晉陽崇福坊土神，見其神首煙生騰郁，如曲突之狀。後晉高祖石敬瑭時復然，不知何祥符也。

梁太祖統四鎮日，名溫，唐昭宗勅太祖改名全忠。識者曰：『全字人王也，又在中心，甚不可也。』勅命既行，追之不及，後果篡大位。

吳越王錢鏐生時，光怪滿室。其父欲不舉，一隣媼強留之。豫章人有善術者，望牛、斗間有王氣，因遊錢唐占之。遇鏐，遂大驚曰：『子骨法非常，大貴人也，願自愛。』後起卒伍，破王郢，敗黃巢，斬劉漢宏，平董昌，封吳越王，死謚武肅。先是，鏐築錢塘，苦潮囓堤。鏐命武士三千以强弩射潮，潮不敢至，塘遂成。

舊傳識記有云：『天目山垂兩乳長，龍飛鳳舞到錢唐。海門一點巽峰起，五百年間出帝王。』或云晉郭璞作，至鏐而應。

梁開平二年，使將李思安改潞州，營於壺關，伐木爲柵。破一大木，中朱書：『天十四載石進。』思安表上之，群臣皆賀，以爲十四年必有遠夷貢寶者。司天少監徐鴻獨謂其所親曰：『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，上天符命豈缺文乎？丙申之歲，必有石氏王此地者。天字取四字中兩畫

加之於傍^{〔三〕}，丙字也。移四字外圍以十貫之，申字也。易晉者，進也。』後至丙申，晉高祖以石姓起并州，有天下，如鴻言。

宰相鄭珏與李愚同爲學士，忽一日，鄭之閣下生一白麻。李曰：『承旨人相矣^{〔四〕}。』指麻示之曰：『此天命也。』時亢旱，麻益長茂，高丈餘。制出，果珏拜相，李後亦拜相。忽暴雨，一庭俱爲白沙，李公甚惡之，果卒。葬於伊闕，得吉地於白沙里。皆前定也。

周太祖微時嘗晝寢，有如小虺，五色，出人顴鼻之間。有神尼同姓，見太祖曰：『我宗天上大仙，當爲世界主。』及爲樞密，北征如澶淵。日邊有紫光氣，當太祖馬首之上，高不及百尺。坐齋室中，忽有黃氣起於前，繚繞而上，遽際於天。於黃氣中，仰見星文，紫微文昌，爛然在目，駭曰：『予在室中而見天象，不亦異乎？』

周世宗在民間，就江陵王處士卜，方布卦，忽有一蓍躍出，卓然而立，處士大驚曰：『凡卜筮而蓍自躍出者，其人貴不可言。況又卓立不倒，得非爲天下之主乎？』遽起，再拜。世宗佯爲怒責，私心甚喜。

吳越王錢鏐既開國，僧貫休以詩投之，有『滿堂花醉三千客，一劍霜寒十四州』句。鏐愛其詩，遣吏諭之曰：『教和尚改十四爲四十，方與相見。』曰：『州亦難添，詩亦難改，孤雲野鶴，何天而不可飛？』徑去。後鏐所轄竟止十四州。

釋僧緘居淨衆寺，有華陽王處厚者，於僞蜀落第。偶入寺見緘，緘曰：『得非王處厚乎？』

處厚驚曰：『未嘗相狎，何遽呼耶？』緘曰：『偶然耳。』處厚心知其異，咨曰：『和尚，某終身行止何如？』緘曰：『子將來之事，極于明年。而今而後，事可知矣。』意言蜀將亡也。一日，攜處厚入寺，謁太尉杜琮祠。俄有數吏龐襍自堂宇間綴行而出，降階再拜。緘曰：『新官在此，便可庭參。』處厚惶懼而作。緘曰：『此輩將爲君之驅策，又何懼乎？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？仍以宿負壯圖，未酬前志，請候登第後施行。復檢官祿簿。見來春一榜，人數已定，君亦與其間。策人世之名，食幽府之祿。』處厚震駭不知所裁，但問明年及第姓名。緘書一紙付之，處厚別而拆視，見書四句云：『周士同成，二王殊名。王居一焉，百日爲程。』及榜出，剛合，周有八士，二王，處厚與王慎言，果百日暴亡。

宋太祖微時，依隋州刺史董宗本，其子遵誨憑藉父勢嘗侮之。一日，謂太祖曰：『每見城上紫雲如蓋，又夢登高臺遇黑蛇，長百尺。俄化龍，飛騰東北去，雷電隨之。是何祥也？』太祖去後，紫雲漸散。及即位，召見遵誨曰：『卿尚記紫雲黑龍之事乎？』遵誨再拜，呼萬歲。又，太祖天表異常，讖云：『點檢作天子。』周世宗求侍臣方面大耳者，輒殺之。太祖日侍左右，竟不能殺。天之所興，安能廢也？先是，唐明宗每夜焚香祝天：『願天蚤生聖人，爲中國主。』宋祖之生，寔應明宗之祝矣。

王朴密啟周世宗曰：『禍起不久矣。臣觀玄象大異，事關宗社，陛下不能免，而臣先當之。』遂與世宗至郊外，止於五丈河旁，見隔河一燈，熒熒然迤邐，甚近則漸大。至隔岸，則火如

車輪矣。其間一小兒，如三數歲，引手相指，漸遠而沒。蓋宋朝火德之兆。數日，朴卒。世宗伐燕，道崩。明年，宋禪代矣。

趙普，滌陽一布衣學究，訓童子村落。邂逅一見太祖，魚水輒投命也。

太祖陳橋兵變時，太后以下眷屬，悉在定力院設齋。有司來搜捕，主僧令登閣而固其扃。俄大搜索，僧給云：『皆散走，不知何往。』甲士入寺，升梯見蛛網布滿，塵埃凝積，若累年不曾開者，遂捨去。

太祖相太宗曰：『晉王龍行虎步，異日當爲太平天子，福德非吾所及。』觀此言，天命應屬晉王。太祖知之，傳位之意決也久矣。

太祖與一道士遊，自稱曰混沌。醉中歌曰：『金猴虎頭四，真龍得真位。』至受禪之日，乃庚申正月初四日也。後問壽得幾何，道士曰：『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，則可延一紀。不爾，則當遠厝置。』至是夜，上御太清閣以望氣，天色果晴，星斗明燦。上心方喜，俄而陰霾四起，天地陡變，雪雹驟降。是夕，帝崩矣。

張詠入華山，問道于陳圖南先生。先生曰：『未敢許人道，世界方待公救火，亦猶衡岳異人之相李泌也。』

蜀廣政末，成都人破一木，中有紫文隸書『太平』二字，時以爲佳瑞。有識者云：『不應此時，須成都破後，方見太平耳。』

真宗夢殿下有萊與殿齊，及傳臚，狀元蔡齊也。

王文正公旦幼時，嘗見天門開，中有己姓名。

韓魏公琦知秦州，臥疾數日，夢以手攀天者再。其後，援英宗於藩邸，翼神宗於東宮。兩朝定策，事豈偶然？又，琦登第唱名，太史奏五色雲見。

龐籍帥延安日，冬至中夜，恍惚間見天象云：『龐籍後十年作相，當以仁佐天下。』佇視久之，方滅。後十年，果爲相。人言『天何言哉，豈有書乎』，是未知天道者矣。

崔仁冀父詢，母方娠而病，父欲飲以藥，下其胎。母夢人呼曰『勿藥，恐傷僕射』語。詢不聽，自以火煮藥，見鑊上盤一蛇，蜿蜒然，乃止。生仁冀，後果官至僕射。

韓忠獻公億將生，父夢人手中書一大『興』字示之，知門戶之將起也。年六七歲，病甚，父與夫人守視之，忽若張口飲藥狀。曰：『有道士牽犬以藥飼我。』俄汗而愈。又忠獻王夫人初未有子，夢一僧手持蓮花曰：『汝欲生男，摘五葉餌之。』後生舍人綜、獻肅公絳、職方繹、宮師維、莊敏公績，五子皆貴。

章郇公，建州人。生時家媼將不舉，凡滅燭復明者三。有呼於梁者曰：『勿殺相公。』家人懼，乃收養之。又得象生時，母夢神人授以玉像，父夢家庭積笏如山，道士伏地上章，見天門放甲第榜，狀元王拱，第三字不甚明瞭。後狀元榜出，果是王拱壽。帝親改爲拱辰。人間甲第，天上先爲放榜。夫豈偶然？

蔡確少年時，夢有人告之曰：『汝當執政，汝父作狀元，斯其時也。』覺而笑曰：『鬼神相戲，乃如此乎？吾父老矣，官方致仕，豈復有作狀元之理？』確以元豐二年五月自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，時其父已沒。五年三月，確侍殿上聽唱進士名，狀元乃劍州黃裳。確大驚，蓋其父名黃裳也。

真宗禱祠求嗣，上帝感其精誠，真人受命，下生人世，爲宗廟社稷主，是爲仁宗。恭儉仁恕，在位四十二年，享國長久，海內承平。其從來，有所自矣。

京兆李植約婚曹彬孫女。迎娶入門，見鬼神千萬在前，驚走，即時送還母家。仁宗聘入宮，郭后廢，遂冊爲皇后，即慈聖光獻也。事與漢元后相似。命應爲國母，鬼神安得不呵護哉？

神宗初年，杜鵑鳴於洛陽，達者謂地氣自南而北，天下將亂。安石用事，遂釀靖康之禍。國家之理亂興衰，有大數焉，而必由人事應之。人事即天命也。范仲淹愍一書生貧，許以薦福寺碑文助之。明日，雷擊碎此碑。語云：『時來風送滕王閣^{〔五〕}，運去雷轟薦福碑。』

富弼母韓有娠，夢旌旗鸞鶴降其庭，云有『天赦』，已而生弼。范仲淹見而奇之，曰：『王佐才也。』弼父富言，吕蒙正客也。見弼驚曰：『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，而勲業遠過於吾。』後弼兩人相，亦以司徒致仕。名相風骨，生而異常，惟喆人能知之。

王曾布衣時，以詩謁吕蒙正。卷有《蚤梅》句云：『雪中未問和羹事^{〔六〕}，且向百花頭上

開。』文穆曰：『此生次第，已安排作狀元宰相矣。』後果然。

范純仁爲章惇所貶^{〔七〕}，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。聞諸子怨章惇，必怒止之。江行赴貶所，舟覆。純仁親扶夫人從溺中出，衣盡濕，顧諸子曰：『此亦豈章惇爲之哉？』若堯夫，可謂知命矣。

唐介論文彥博被謫渡海，風波大作，舟幾覆，介賦詩，神色不變。豐稷使高麗，海中大風，檣折，衆惶擾，莫知所爲。稷意氣自如。楊萬里謫嶺南，作詩云：『月在荔枝梢上，人行荳蔻花間。但覺匈吞北海，不知身落南蠻。』蘇子瞻謫惠州，詩云：『飽食惠州飯，細和淵明詩。』子瞻食肉則瘦，食蔬則肥。若非知命樂天，胡以能爾？

祥符中，西蜀二舉人應試，夜宿劍門英顯王廟。雪夜見岳瀆貴神自遠而至。燕會酒行，忽一神曰：『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，當議題。』一神曰：『以鑄鼎象物爲題。』既而諸神皆一韻。且各刪潤彫改，商確。又久之，朗然誦之，曰：『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。』二子私喜當爲二人發，悉記其賦，一字不遺。及入場，果命此題。二人惛然不復能憶一字，狀元則徐奭。賦後流傳，二子見之，乃廟中所記者，無一字異也。亦大奇矣。

僧志言得道，能前知。仁宗每延人禁中，徑登坐跏趺。仁宗春秋漸高，皇嗣未立，默遣內侍至志言所，問繼統事，而不明言。志言手書『十三郎』字，緘送仁宗，莫測何謂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大統，衆始悟。太宗正守節請書，不顧。迫之，得『潤州』字。守節尋薨，贈潤

州丹陽郡王。

張僕射齊賢漕江南，日以書薦王欽若於錢希白。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，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，不容通謁。王跼蹐門下，厲聲詬闔人。術者遙聞之，謂錢公曰：『此不知何人，若聲形相稱，世無此貴者，但恐形不副聲耳，願延入，使某一見。』希白召之，欽若單微遠人，神貌疎瘦，舉止山野。希白蔑視之。術者悚然，側目諦視。既退，稽顙興歎曰：『人中之貴，乃有此十全者。』希白戲曰：『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？』術者正色曰：『公何言與？且宰相何時而無，此君不作則已，若作，則天下富盛，而君臣相得，至死有慶而無弔。不完者，但無子而已。』希白曰：『他日當陶鑄吾輩乎？』術者曰：『天下事何嘗之有？恐不在他日。願公無忽。』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，欽若已大拜。異哉，此術士一聞聲而知之也。人其無忽寒畯哉！

某家牡丹盛開^(八)，約邵堯夫諸公燕賞。堯夫曰：『牡丹明日午時凋落矣。』時方盛開，諸公不信，約明日俱集以待之。坐至巳時，爛熳無恙，諸公有笑者。甫至日午，忽厖中群馬逸出，突入牡丹臺蹂踐，一時俱盡。諸公大駭服。康節之數，神哉！由此觀之，一花開謝尚有定數，必不可逃，何況人之休咎乎？

孟子曰：『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亂。』《易》曰：『無平不陂，無往不復。』此所謂定數也。自開闢以來，治極必亂，亂極必治。治而將亂也，天必生不肖之人，當路握柄，以惡德而敗壞國家。亂而將治也，天必生豪傑之士，應運乘時，以長策而戡定禍亂。至于子孫亡國，亦恒視其

祖宗得國之時，仁暴厚薄何如，而禍報有輕重焉。皇帝傳賢，子孫往往作賓備恪；魏、晉險惡，子孫多受慘禍凶終。此數也，亦理也。

蘇子瞻知貢舉，憐故人李方叔才而久不得志^{〔九〕}，將鎖院，緘封一簡，令僕送方叔。值方叔不在，其家奴受簡，置几上。有頃，章惇二子曰持曰：「援者來^{〔一〇〕}。」見几上簡，取而開覽之，乃《揚雄優於劉向論》一篇二章，驚喜，攜之以去。方叔歸，求簡不得，知爲二章所竊，悵惋不敢言，已而場中果出此題。二章模倣成篇，竝登上第，方叔懊喪幾至閣筆，遂復落第。子瞻賦詩曰：『平生謾識古戰場，過眼還迷日五色』，爲此事也。方叔母歎曰：『蘇學士知貢舉，而汝不成名，復何望哉？』抑鬱而卒。

徽宗大觀二年戊子秋八月，以易數一「口爻爻」一，御製《易運》云：『始建元基，高宗御字德基。紹興德壽，紹興年德壽宮。承太乙循運，盡在陽九之數。高宗壽八十一歲。祖傳甲庚吉，太祖子孫再傳。建炎炎共盛之勢，建炎年號。奈何五行逆順，天地之數，非由人致。庚子辛丑，禍起東南，謂方臘亂。肇動干戈，元衡立劫。壬寅癸卯，宣和中，天下大亂。亦曰哀哉！甲辰乙巳，與金人夾攻燕山。丙午丁未，金人入寇，二帝北狩。內有丙火，天下生靈塗炭，天下至半，江表之虞，莫知何辜。戊申己酉，高宗初立。時正災劫。金人渡江，苗、劉內變。庚戌辛亥，偏重勢輕。高宗航海，劉豫稱帝于汴京。壬子癸丑，後成改建。改元紹興。甲寅乙卯，立應豐稷。是年大有。丙辰丁巳，朕已何在？徽宗以紹興五年崩於虜中。祖宗復有中興之後』是年孝宗即位云云。事歷歷皆驗。嗚呼！

呼，異哉！

道教之盛，詔命指佛爲金狄。詔旨有云：『金狄之教盛行，至真之道未正。』又云：『金狄至而華風變。』此類甚多。後女真陷中原，以金爲國號，遂成語讖云。

淳熙中，汪藻知舉，憐一友人久困場屋，密語之云：『程文冒子可用三古字。』後場中得一卷，冒子用三古字，遂取之，及拆卷，非其友人也。汪公疑此人輕名重利，轉鬻他人，怪而責之。友人曰：『某惡乎敢？臨場得暴疾，幾死，不能人試耳。』汪公太息久之，後密問中第者曰：『子程文冒子用三古字，何也？』其人答曰：『此事甚怪，業承問及，不復敢秘。某來應試，道出富陽，暮宿一寺，閒步廊舍，見停一柩，問寺僧，僧曰：「此某官之女死，柩寄于此，久不見其家音耗，聞已絕無人矣。」是夜，夢一女子來謁，曰：「妾家某鄉，死而停柩於此。有一事特來奉告，郎君入場試題，冒子可用三古字，必登上第。其後，望郎君攜妾骸骨歸葬故土。」某如其言，果蒙收錄，却不知何故。』汪公駭然，竟不言所以。嗟乎！子瞻爲方叔，乃陶鑄二章。汪藻念故人，乃功德行路。科名有定數焉，主司何力之有？且見人暗室舉動，鬼神必知，亦可畏矣。

蔡京初登第，爲錢唐縣尉，巡捕至湯村，薄晚休舍。有道人，狀貌甚偉，求托宿京旅舍。至三更，舍外人聲甚喧。排戶入曰：『車四元在此。』欲就牀擒之。一人曰：『恐驚動同牀貴人，上帝必怒。』又一人云：『又被渠閃了六十年。』天將明，道人豐然起謝曰：『某乃車四元也，賴公脫此大厄，又可活一甲子，已度世第三次矣。』人之榮貴，豈非素定而神人知之哉？

范祖禹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舍，曰：『吾漢將軍鄧禹。』既寤，猶見之，遂名祖禹，字夢得。王曾生時，其父亦夢宣尼謂之曰：『吾以曾參爲爾子。』故名曾。輪迴之說，信有之也。富弼罷相，杜門謝客，邵堯夫一日謂之曰：『明旦有一綠衣少年至，公宜善待之。』異日，公勳名當賴此人秉筆。』詰朝，果一綠衣少年來謁，乃祖禹也。弼如邵言，待之甚厚。後果祖禹作鄭公誌傳。數之默定如此。

王老志知未來，徽宗敬信之。嘗獻乾坤鑑法，命鑄之。既成，謂帝與皇后：『他日皆有難，請時坐鑑下思，所以警懼銷變。』王黼未達時，父爲問名位何至，即書『太平宰相』四字，旋以墨塗之，曰：『恐泄機也。』後黼作相，竟以墨敗。國運興衰，人生窮達，數何嘗不豫定哉？但非至人，不能先知矣。

政和壬寅，有狐登崇政殿御座。衛士晨起，叱狐不動。呼衆逐之，即西廊下不見。即日得旨，壞狐廟。乃胡犯闕之先兆也。

徽宗崇寧間，夢青童自天而下，出玉牌，上有字曰：『丙午昌期，真人當出。』不省其意。及北行，忽悟曰：『吾昔青童夢，豈非丙午是猖獗之期，而女真之人出也？』蓋金人犯闕，正當丙午也。

孫守榮以音律推五數五行，知萬物終始盛衰之理。嘗私謂人曰：『吾以音推朝紳，互有贏縮，宋祚其殆終乎？』